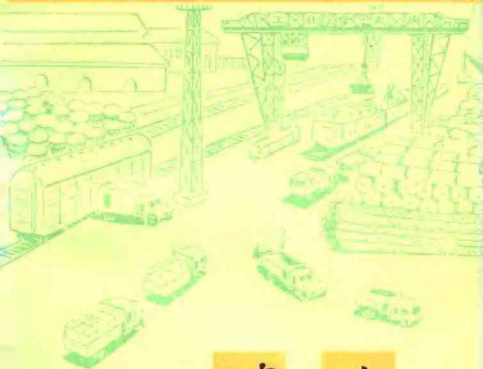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哨兵

SHAOBING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天津工人创作丛书

晴 兵

●

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天津市跃进道15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●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1/2 插页 1 字数 155,000

一九七六年三月第一次

一九七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41,000

统一书号 15072·552

每册 0.51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所选的十三篇短篇小说，是反映我市广大工人阶级，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，以大庆人为榜样，以坚定地政治立场、高度地革命积极性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批判旧观念旧习俗，塑造了一系列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。他们有勇敢冲击习惯势力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总工人；有顶逆风战恶浪，坚决维护党的原则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青年工人；也有在技术革新中，坚持自力更生与崇洋迷外的思想作斗争的英俊典型。

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，大都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，因而作品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语言朴实、生动。

目 录

进攻的性格	蒋子龙 (1)
哨兵	马志荣 (29)
关系	宋新英 (51)
当家做主	刘金刚 (66)
两个战友	蔡 利 (84)
特殊钢	张洪兴 (108)
航向	李学奇 (118)
势如破竹	蒋子龙 (186)
新的高峰	单士航 (171)
炉火正红	李连蓉 (187)
海湾激浪	周书义 (200)
火线上	王 江 (218)
狂涛曲	许鹏奎 (251)

进攻的性格

蒋子龙

—

有这么两种人，一种是下巴刚钻出胡子楂，生命却已经生锈、已经衰老了，空有个挺棒的躯壳子；精神一垮人就真完了。另有一种人，虽然满头白发，心里却腾腾地燃烧着青春的火苗；身上有病，精神不老，他就永远不会倒下去。老干部朱石，就是这后一种人。两年
前，他因积劳成疾，几乎上不了班了；领导逼他去住疗养院，工人们看着他不许他上车间。他却主动要求来到五·七干校。

两年过去了，老病好了，胃口大了，骨骼突出的脸膛胖起来，紫红溜黑闪着光亮，连头上的白发也似乎减少了。你看，真是越活越年青。因此，他得出一条经验：疗养院以疗养身体为主，干校却是对人重新回炉，从里到外一块疗，一块炼。

市里来了通知，叫他到橡胶公司担任党委书记。他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干校，好在几十年革命生涯，“四海都是家，打起背包就出发”已经习惯了。他使劲握手，告别了学员们，不要车，不让送，背起背包急匆匆踏上

了通往市区的海滨公路。

明天是国庆节，满眼都是节日的气氛、丰收的景象。公路右边是波涌连天的渤海，一艘艘大油轮，拉着长笛，飘着国旗，排着大队象列车一样在港湾里进进出出；公路左边是金涛滚滚的稻田，田埂上竖着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语牌，新刷的红漆，宛如一团团火焰在燃烧。朱石心里痛快，脚下加了劲，他也有意要试试自己的腿脚，就来了个急行军。两个多小时，就蹒出了快三十里地，神采不减当年。到底还是上了年纪，头上汗水水洗，脚掌也有点板了。前面就是新开河大桥，登上大桥就可以望见天津市：一片片的大烟囱，似雨后春笋一般；一幢幢大楼，风吹似地往高长。他坐在桥阶上，扶着栏杆想歇一会。忽然看见桥下河滩上有一个人正在撒网捉鱼。网撒得不算高明，可是也能把鱼裹住，七缠八绕，挺大的一条拐子鱼越动网缠的越紧，最后只好被捉住了。捉鱼人得意地哈哈笑着说：“看你还跑得了。”

好耳熟的声音，朱石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他——冲锋号橡胶厂的锅炉工谷老弯。就站起来大声喊：“喂，谷老弯，今天不是歇班的日子，怎么又抓鱼了？”

“这样好的鱼不抓几条吃，真对不起肠胃……”抓鱼人以为是熟人过路，随口答应。

“哈，你那‘人不得外财不富’的信条还是舍不得丢啊！”

抓鱼人这才听出腔不对，味也不对，吃惊地扬起

脸，眯起眼细瞄。他在矮处，朱石站在高处，又正是站在强烈的阳光里，谷老弯被照得睁不开眼，好半天才认出是朱石。心里打转儿，手劲一松，手里那条大鱼一摆尾巴，“啪”地狠狠抽在谷老弯胳膊上，打挺一跃，又跳到河里去了。

“哟！哈哈。”朱石在桥上笑了。

谷老弯心痛得肚里骂起娘老子了，脸上却无波无浪，一点埋怨的影子也没有，说：“是老厂长啊，听说您高升了？”

“你的耳朵好长啊！”

“好事传千里，您人老志壮，走的是步步高。”

“谷老弯，你又想趁着旋风撒黄土？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个人最厌恶听拜年话。”

“哈哈”谷老弯舌头抹油似的滑，“老厂长，都霜打胡子的人了，说话还跟放钢枪似的，专冲人家脑门子上开火。”

过去谷老弯最怕朱石，虽然朱石从没有大声呵斥过他，他还是最怕他，心里发怵，总觉着不管自己怎么绕弯子、打小算盘，都瞒不过朱石那双鹰眼。今天他可以放肆地嘻嘻哈哈了，朱石调走了，从此两便了。

朱石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眼，故意不露声色地说：“厂里怎么样？”

“咱厂？嘿，蒙闷葫芦——抖起来了！一年任务九个月就完成了，大老杨真是铁钳子硬手狠抓挠。有他这

员虎将，咱冲锋号橡胶厂的日子就甭愁了，您到公司当书记脸上也光彩。”朱石听着，心里可是一震，灼亮的日光似两把钢针对准了谷老弯，好象要把他肚皮里面的本意掏出来。就大声说：

“谷老弯，从打你这个修车铺的小老板合并到橡胶厂，二十来年我还是头一回听你真心实意说领导干部的好话。”

谷老弯心里叫苦：什么事也甭想胡弄他。就弯腰从铁桶里捞起一条大鲫鱼，故意打岔说：“老厂长，带两条鲜鱼回家嫩嫩吃吧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你不知道我的家都在这背上背着哪！”

谷老弯磕头撞上钉子，把鱼扔回桶里，心里叨咕：这个老佃鬼，真是怪物。有一些“高干”，进城后就把老婆孩子接进城，小楼房一住，热热乎乎过着小日子。他这个老干部可倒好，打仗时候脑袋掖裤腰带上，家里跟他遭罪，成年把心揪到嗓子眼。解放后当上了大领导，不拉家，不带口，家里人一点沾不上光。他自己也常年论辈子吃食堂，住办公室。虽然按规定一年有一次探亲假，他可不知什么年月才回一趟家！

谷老弯一边撒着网，拿眼角瞄着朱石，心里一边这么琢磨。可他琢磨不透，他那个转轴脑袋再怎样旋转得快，也理解不了朱石这个人。

刚解放时，朱石的爱人是“铁旗杆村长”，叫她离

开农村进城，村上贫协会的老一辈也不同意，她本人也不愿离开家乡和工作。朱石更不愿意象蜗牛似的，走到哪儿背上都驮着一架山。当时有的同志批评他，说 he 这是“游击习气”，是“供给制”惯下的毛病。朱石全当成了耳边风，根本没往心里装。爱人在农村搞互助组、合作化，成立人民公社时当了党委书记，更离不开了。几个孩子也都是土生土长，全在农村扎了根。有人替他惋惜，可朱石对自己这个家却心满意足。

谷老弯一双尖利的眼睛眨动着，看着朱石抽着烟袋，在沉思着，以为老干部动了心，就又来了主意，朝桥上喊：“老厂长，一把胡子了，该想想后事了。您这次升到公司，职大权大闲事少，把老伴孩子都接来吧，劳苦了大半辈子，后几十年就图个轻松自在吧！这事要办，我可以帮忙。”

“嚯，你可真厉害，这事你也能插手？”朱石嘴角闪出一丝带刺的笑纹，嗓子眼里如同吞下一块生牛肉，锐利的眼睛细眯起来。又象是回答谷老弯，又象是问自己：“想想后事？对，是不能忘了后事！”

谷老弯得意地说：“好，只要您吐口，这事包在我老谷身上……”他还要往下说，只见朱石招呼也不打，掖好烟袋，竟直下桥去了，象一团火一股风，大步流星向前赶去。

谷老弯被闹懵了，猜不透地咕哝着：“这老头子，脸上的皱纹都成核桃皮了，还象个老山羊一样倔。人家

替他办事为他好，还得上赶着他。”

二

朱石赶到市里，改变了主意。他本来是个听到有任务就坐不住屁股的人，每次调到新岗位都是提前报到，这次却想先到冲锋号橡胶厂摸摸，看看，说不定还要干干。明天正式报到。

冲锋号橡胶厂节日的气氛就更浓了，门口扎起了牌楼，楼上红灯闪闪，彩旗飘飘。耸立的语录塔顶，有一盏银辉四射的氙气灯，把中央大道照得通明透亮。一幅巨型标语，从塔顶直上直下扯下来，似倾天而泻——

深入、普及、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！

在这节日的欢乐中，还透出一种紧张战斗的气氛。轧胶机轰轰隆隆，象擂着战鼓。到处都有忙碌的身影。朱石的精神也更加振奋了。他进这个厂是熟门熟路，人热情热。整整背包，直奔车间。工人们一见他回来了，哗啦拥过来，一双双沾满油污的手顾不得擦就伸来了，带着橡胶味的烟卷直送到他嘴唇上。朱石真有点招架不住，工人们炽热的感情要把他熔化了。

朱石也从口袋里掏出自己那个一拃长的小烟袋，递给工人们。轧胶工老魏头，接过老厂长的小烟袋，深情地端详着。这个小烟袋可有年头了，一九四九年冬天，穿着八路军军服的公方代表朱石来接管这个橡胶厂，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块修复机器，休息时就掏出这个一拃

长的小烟袋吸起来。工人们一见这烟袋，和这个老八路的感情陡地近了一层。朱石把烟袋递过来，工人们毫不客气地接过来吸着，刚认识就觉得不生分，不见外，味道好甜哪！二十多年来，烟袋嘴使坏了几个，小烟袋始终没抛。今天工人们又抽上这小烟袋，感到格外亲近。

有个调皮的小伙子说：“老厂长，这回当了公司第一把手，这小烟袋该换换了吧？”

朱石拉了一下他的耳朵，笑了：“舍不得呀！你记住，有一天给我开追悼会，可别忘了把它放在我身边。”

工人们哄地笑了，老魏头香甜地吸着烟。

还是那个小伙子挤眉弄眼地说：“您没这份福气，看杨主任，刚当上一把手，听说小轿车也快到手了。”

朱石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并没有明确公布老杨是一把手，哪儿传出的这股风？就严肃地说：“小刘，你那嘴上要安上个保险机，不能有影没影瞎嘟嘟。”

小刘一梗脖子：“老厂长，我说的这有苞也有根，不信你去问咱们堂堂有名的供销员谷老弯，他说您一到公司去，这厂子的党委书记理所当然就是杨英杰的。我们还抠他半天，叫他拿文件来，他才承认是他自己的‘合理估计’。”

朱石沉吟一会，转个话题问：“今年国庆咋这么多人加班？”

“要求百分之百的出勤，加班费百分之二百，这是杨主任指示，要三天拿下一千根胎。”老魏头拔下烟袋

说。

“任务不是完成了吗！”

“今年的完了还有明年的，我们大干一辈子，国家就得给咱安排够干一辈子的大任务。”小刘抡着胳膊，嗓门大，豪气壮。

“嚯，真象是吞了虎心豹子胆，任务有的是，足够你吃的。可是有一条，吃到嗓子眼不许喊撑的慌。”朱石的话又把工人们逗笑了，他那特有的粗嗓门，开朗的笑声，使周围的空气更活跃了。

小刘继续说：“现在不怕任务加码，就怕任务不足！”

“那五十万双援外的胶鞋开始干了吗？”朱石突然问。

“援外胶鞋？没听说呀！”工人们很纳闷。

“怎么没听说，我在干校都知道了，国家计委新交下来的紧急任务，要求是高筒精胶，水旱两用，年底发货装船。”

“生产办公室怎么搞的，要是做鞋，设备得大检修，利用国庆节这三天停产时间不是正好嘛！”老魏头若急地说。

“八成是听表扬听多了，头昏脑胀把这码事扔到脖子后去了！”小刘一听任务没往下交也起了火。

“是啊，这些天咱厂可吹出去了，银幕上有影，收音机里有声，报纸上有名。我今天看见老杨仰着脸叨着

‘大前门’，就敲了他几锤。我说，这成绩是党委抓批林批孔促的，是群众大干的，你可不能腾云驾雾呀，瞧你那脖子后面象插了根棍，连腰都弯不下了。他明明脸红了，却装没听见。”幽默爱逗的老魏头，一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味道就不一样。

“先进单位的先进主任，热面汤——不端着点（架子）还行？”小刘的嘴也够刻薄的。

“别光顾扯闲话了，这五十万双鞋的任务咱得问问清楚。”老魏头是个有心计的人。

一直听着工人们议论没有吭声的朱石插进来说：“走，我和你们一块去问问，也看看柳萌他们。”

三

厂革委会办公室里，党委副书记柳萌正专心学习《国家与革命》，天气已经不算热了，可他头上还是腾腾冒着热气，看得出小伙子是遇上了难题，看那两道挽起的杠子眉，就知道他胸腔里翻江倒海。今天下午的党委会上，为了这五十万双胶鞋的任务，他和革委会主任兼代理书记杨英杰争论了近两个小时，大部分委员倾向他的意见，可是杨英杰最后拍板：过节以后再研究。从散会到现在他还没吃饭呢。任务十万火急，往下布置吧，党委没形成决议，他又是分工抓运动，抓学习的，也有难处；不布置吧，眼看是误大事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、一个干部的责任心又不允许。他是想通过学习，

稳住自己的情绪，想出措施。

柳萌是个二十七岁的年青人，大头大耳，阔嘴巴，厚唇，象一根未经胶液稀酸剥蚀的轧胶辊子。一张纯朴的脸透着老实相。难怪最初杨英杰说他是“憨厚有余，机灵不足”。柳萌把厂子分给他的房子让给了别的工人，自己等着结婚倒没有房子了。谷老弯给他在小白楼找了两跨间，三十平方米，叫他搬进去。柳萌大脑袋一拨楞，根本不拾这个茬儿。杨英杰咂咂牙花，说：“可惜一个挺粗壮的体坯子，偏长了副软姑娘的性子。胆小怕事还外带钻牛角认死理儿。”那时杨英杰是看表不看里，最近这些日子，杨英杰才咂出了这个“老实疙瘩”的滋味，敢情柳萌肚子里横着一块铁砧子，可有个硬主意哩！连一向以敢切敢拉著称的杨英杰，有时对他也感到挠头。柳萌是又“蔫”又“绝”，跌碎骨头不弯腰、不叫疼，如果不是走大道，从“小道”上来找他，就一点通融不得。说话办事偏不得一点线，走不得一点板。杨英杰埋怨柳萌是蔫萝卜辣死人，老实疙瘩长出铁刺儿来了。

通过这一学习，脑子冷静下来了，柳萌肚子里横着的那座铁砧子又砸出硬主意来了：找老工人和各车间党团员骨干们商量办法，宁肯自己承担“破坏党委集体领导、不尊重代理书记决定”的责任，也不能让党的事业受损失，实在不行就向公司党委打紧急报告，揭矛盾。柳萌拿定主意正要起身，听到有不少脚步奔办公室来

了，他迎上去拉开门，立即楞住了，一群工人簇拥着朱石站在门口。

柳萌喜出望外，这真是盼谁想谁，谁就来了，他蹿上一步，使劲握住老厂长的手，嘴唇蠕动着却没有说话，眼睛里闪着亮晶的水花，强忍住才没有让它掉下来。

小刘先架起了机关炮：“副书记同志，五十万双援外鞋的任务为什么还不向群众交底？”

“很快就交。”柳萌回答着，眼睛却急切地望着朱石。

“很快很快，错过了这三天假日的好机会，你想快也快不成了。”快嘴快舌的小刘，急起来连吃烙饼都想不翻个儿。

老魏头斥打徒弟说：“你先别吵，让柳萌把话说完。”

柳萌说：“老魏师傅麻烦你跑一趟，通知各车间值班干部和‘愚公碰头会’里的成员，赶紧到调度值班室，有个紧急的事情要和大伙商量。”

老魏头一看柳萌刚才的神色，心里猜出了八九，为了让他先和老厂长好好谈谈，就招呼工人们：“咱们先干活去吧。”他又转头对柳萌说，“别着急，你先和老厂长谈透，我去给你通知人。”

柳萌心里一热，多好的群众！他底气更足了，再加上朱石在自己身边站着，他感到腰板硬得很，心里踏实

得很。

屋里只剩下朱石和柳萌了。朱石使劲扳住了柳萌的肩膀头，仿佛要试试这小伙子究竟能担起多重的担子。火样的目光紧盯住柳萌的眼睛问：“老杨呢？”

“回家了。”

“他不想接受这批援外任务？”

“嫌干这个不合算，成本高，耗时多，油水不大。想推给别的厂干，最少也要推出一半去。”

“噢，学会做生意了！”朱石的小烟袋在塑料烟包里挖着，眼睛里射出火辣辣的目光，“这理由能拿到党委会上去吗？”

“当然不能，这是我揭他的底。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全年任务完成了，国家不能再下这么重的增产任务，检修设备来不及。”

“这三天假日大部分车间停产，为什么不检修设备，要突击车胎呢？还要出全勤滥发加班费，搞物质刺激。”

“问题的根由就在这儿，这一千根车胎没有国家计划，有人告诉我，谷老弯跟汽车制造厂已经联系好，用这批车胎换一辆新式小卧车。我今天在党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，老杨不说是，也不说否。”

朱石心里的血往上撞，一股难压的怒气在周身扩张，右臂的大伤疤突突地在跳。在新开河桥上听了谷老弯的话，在车间里听到工人的议论，他断定杨英杰思想上出

岔子了，也许是又犯老性了。但没有料到他变的这么快，下滑的这么远。他是自己的战友、同志，又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今天却又在重复着过去“走资派”的错误。想到这里，朱石的心就象被人扎了一刀子，他浑身的血液在上下翻腾着。

“这么说，你们两个的关系也很紧张了？”

“外松内紧。除去运动和学习，别的一概不让我插手。对我个人怎么样无关紧要，鸡毛蒜皮不计较。事关大局，事关路线，不叫管我也要管。老杨好不满意，说我跟他搞两套马车。”

“对，离开了党的路线，团结就谈不上！”朱石信任地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年青人，“他那驾马车走错了路，我们要把他拉回来，和我们走在一条道上。”

“可他总想把我弄开，叫我变成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。谷老弯在供销科就说过，提拔年青人是追时髦，做样子，真正抓工作还得靠老杨，还说是追时髦追伤心了。”柳萌恨不得把满肚子话都向老领导倒出来。

这话确实象锤子一样，又在朱石的心上击了一下。他猛然想起谷老弯叫他要想想“后事”的话，心潮再也捺不住了。谷老弯的“后事”指的是自己的老婆、孩子、小家庭。这算什么后事？一个共产党员要想到无产阶级的百年以后，千年以后，我们最大的“后事”，就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永不丢失，我们就是这个才提拔接班人，可他们却要把我们的接班人变成“摆设”！想